

「內卷」久矣

在近年來備受關注的青春電影《少年的你》中，「高考」符號無處不在，可謂一個潛在主角。的確，要數中國式青春的關鍵詞，誰又能繞開「高考」二字？在青春電影之外，在各大社交媒體的角落中，無數已經「告別」高考的年輕人回憶青春時，紛紛「痛陳家史」：讓大家在多年後午夜夢醒，由於想起自己數學試卷最後兩道大題不會做而驚得一身冷汗的，正是高考。只有高考，時隔多年還能召喚出那些曾經做過的和還沒做的習題，讓它們迎面撲向你，一山還有一山高，活像一個散發着層層幽光的無底洞，底色茫茫。

時間已然遠走，高考的影子卻不曾遠離。事實上，考試這個東西又何嘗不是一個無休止的命題？劉瑜曾為自己年近三十歲還在和二十年前一樣應付考試發出悲嘆：「問題的關鍵是，我不知道考試這件事，和我活着，有什麼必然的聯繫」。一次次考試構成「內卷」（註：一般用於形容某個領域中發生過度的競爭，導致人們進入互相傾軋、內耗的狀態。）的具體表徵，它使每一代年輕人為了試卷上的一個好看的數字，不得不讓青春記憶通通化作一種「苦難美學」的碎片。

不過，我們的孩子不是從高中開始「內卷」的，他們早在起跑線上就被迫展開了「內卷」的歷程。從小學開始，他們白天拖着和自己差不多大的行李箱走向學校，化身為一種新型「候鳥」，上學路途像一場微型長征。放學後，他們在題山題海裏掙扎。而家長中曾有人因為孩子的功課而誘發心梗，最後不得不去醫院給心臟裝支架，由此走上社會新聞。對他們而言，深夜十一點並不是睡眠時間，他們有的為第二天的幼兒園面試背英語單詞，有的因為成績不理想而偷偷抹淚。周末，他或她不是在補習



自由談
賴秀俞

班、奧數班、興趣班的教室裏，就是在前往這些教師的路上。為了升學加分，他們被迫從四歲開始拚命。當他們在房間裏演奏《塔蘭泰拉舞曲》時，音符的組合不是藝術而是通往等級證書的程式，李斯特對他們而言依然是一個遙遠的陌生人。

香港曾經有一檔真人騷節目名叫《沒有起跑線？》，該片一開頭就聚焦孩子繁重的幼兒園學習生活。這群孩子的日常生活沒有更多只有最多的興趣班。在異常激烈的競爭中，起跑線被人為地不斷往前推。它呈現出一個殘酷的事實：整個社會的教育資源競爭機制正在步入「起跑線沒有最早，只有更早」的序列。

是誰改變了規則？是所有追逐奧數班的家長和孩子嗎？但是，我們明明可以清晰地看到，在這個「內卷」的生態系統裏，每個人都在互相傷害，而每個人又都是受害者。一方面，競爭體系的惡化讓孩子過早地懂得了互相傾軋。另一方面，兒童教育的精英化也讓家長措手不及。披星戴月、砸鍋賣鐵，為了增大孩子通往名校的成功幾率，家長們可謂殫精竭慮。這條似乎無休止的「內卷」之路，不僅在當下的中國是一個客觀現實，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只會愈演愈烈。

自去年開始，關於教育與「內卷」的種種討論頻繁出現，它們實質上都指向同一個問題：在結構性的教育、就業等機制的改革之外，終結「內卷」的鑰匙，到底在誰手中？顯然，成年人需要出口，孩子需要出路。只有取消「內卷」背後的惡性競爭機制，讓每個人的獨特價值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認知，而不是讓每一顆心靈成為別人所制定的優秀法則的俘虜，我們的青春年華乃至生命故事才有可能擁有「內卷」之外的另一種講述形式。



如是我見
承言

不知不覺，香港的抗疫之路已經歷了十五個月，但直到現在我們的生活還是無法如內地一樣恢復正常。在近期疫情稍有緩和之際，特首林鄭月娥提出「抗疫新方向」，希望提高疫苗接種率以加快抗疫的速度，從而讓社會逐步恢復正常。

特區政府表示，本港目前疫苗接種率差強人意，僅有五十七點八萬多人接種第一劑、二十五萬多人接種第二劑，不足總人口的百分之十。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疫苗供不應求的情況下，香港的疫苗相對充足，但接種率實屬「奇葩」，港人算不算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呢？

香港的疫苗接種率較低的原因無非兩點，一方面是本港疫情除了與內地相比之外，和絕大多數地方比較依舊算是低。近日幾樁事，不妨作為觀察香港之一角。第一樁——政府宣布，今年財政預算近二點四六億港元，獎勵逾千五百名公務員旅行，可二人同行，最多資助五點五萬元。政府稱這項「長期優良服務公費旅行獎勵計劃」是延續多年的恆常開支。去年開支三千三百七十七萬元，今年將去年因疫情而延宕的資助計劃合併。考慮疫情，獎金報銷延至明年三月底。

眼下，全港疫情仍持續，二十六萬餘人失業，更多打工仔薪水減半。而公務員是經濟困境中少有的權照出（按此計劃還可照玩）、並可連續數月「居家辦公」的群體。有趣的是，同期媒體講到本港其他事時，稱公務員為「公僕」。旁觀者只能奉上兩個字「呵呵」！

第二樁——網爆港府在毗鄰深圳的沙嶺建「超級殯葬城」，目前已建成逾二十萬個骨灰龕位、十個焚化爐及三十個殯儀館，並將於年內完成。該項目選址與羅湖隔岸相對，最近距離只有約三百米。深圳一方是繁華鬧市，居民推窗即望大片添堵「風景」。

該項目自二〇一二年立項到二〇一七年開工，政府和立法會幾乎無人反對。即使二〇一六年國務院提出「打造粵港澳大灣區，建設世界級城市群」指導意見後，二〇一七年香港立法會仍以四十一票贊成、一票反對的高票，通過沙嶺擴建方案。近日事件發酵，仍有議員堅持認為「看不到反對的理由」，並拿程序說事，稱當年討論時，「鄉議局並無反對，當區居民亦無太大意見」。港府回應「市民對殯葬設施有需求殷切，若沙嶺項目未能按計劃推展，將嚴重影響本港中長期的殯葬服務供應，該土地亦會面臨長期閒置」。稱當初立項時沒有水晶球可預見日後大灣區規劃，表明不會放棄施工，會改善設計。

第三樁——立法會冒出一筆一千三百三十二點三萬元巨額開支，流向是去年因四名議員被DQ，其他十九名反

「疫苗氣泡」的背後

風險，港人自我防護意識較強，加之特區政府在防疫抗措施上愈發進取和有效，可能某種程度上降低了市民的接種意欲；另一方面是反對派媒體和政客不斷抹黑疫苗成效，放大疫苗副作用的消息，在社會上製造輿論讓市民對疫苗產生恐懼心理，從而導致市民對接種疫苗存在觀望的態度。

然而，就如許多專家所言，除非產生群體免疫，否則人類暫時都無法擺脫新冠病毒的影響。我們不可能，也不願意一輩子都戴着口罩，社會運作需要恢復正常，人員交流需要恢復流動，否則人類在與新冠病毒的消耗戰中遲早會崩潰。產生群體免疫的途徑只有兩種，一種是如西方一些國家那樣，消極防疫，讓人們接觸病毒之後產生免疫，而那些無法抵擋住病毒的人只能在物競天擇的規律下被「淘汰」；另外一種就是依靠科學的力量，接種疫苗。

特區政府提出「疫苗氣泡」，就是為了鼓勵全民接種，採取一種適合當前香港社會可以接受的方式鼓勵市民接種。我們需要看到「疫苗氣泡」背後的邏輯是什麼，從短期目的而言，它為了能夠讓社會恢復正常，讓商家能夠正常營商，讓市民能夠正常生活；長遠來看是為了能夠讓香港達至群體免疫，這才是最為關鍵的。

就如前文提到，就全球防疫而言，香港算是一個低風險地區，但我們始終需要恢復與內地以及國際的往來。試想一下，西方國家因為消極防疫加之配合疫苗接種而形成全民免疫之後，一旦與香港恢復通關，只要西方輸入一宗個案，可能就會讓本地防疫前功盡棄。解決這一潛在危機的科學方法，是通過全民接種疫苗達至群體免疫的保護效果。因此，「疫苗氣泡」的背後是鼓勵大家接種疫苗，為己為人增添一道屏障。

大香港 小香港



九龍一景。
中新社

對派議員總辭所得的約滿酬金。有評論指：一間公司有人話走就走走，正常都要賠錢才能即時離職，哪有送錢你走這回事？政府慷慨納稅人之慨送瘟神，誰來給納稅人慷慨？

三件事看似不搭界，但反映了港式管治心態及思維，值得尋味。其一，為官者為誰執政？為政者的威信，來自於是否有為民之心。良心與民心互為因果，缺乏為民之心，也就談不上為政的良心；同樣，若有一顆身為公僕的良心，就不乏為民着想的同理心／同情心。如果只想「搵好份工」，將為政等同於打工掙錢養家，只看錢而沒有「心」，斷然當不好官，為政效能也必然「麻麻咗」。

古代為官者尚有「衙齋臥聽蕭蕭竹，疑是民間疾苦聲」，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的覺悟，當下香港民生艱難，官員非但不與民共克時艱，卻自己先天下之樂而樂。難怪媒體質詢「不要問，為何有民怨？要問，為政者幹過什麼讓市民心悅誠服？」其二，「大香港」與「小格局」。香港地方不大，自我感覺不凡，自詡為國際大都會，可是看來看去，為政者除了英語流利些、風度翩翩些，能力呢？擔當呢？境界呢？視野呢？形象夠靚，並不等於格局夠大。沾沾自喜的「小政府大社會」，難道可被當作不作為的護身符嗎？僅僅殯葬城事，不是政治正確問題，也不是程序問題，實為思維境界問題。其中有沒有自我尊大的心

態？有沒有唯我無他的狹隘格局？城市規劃的定位，取決於決策者的站位。參透未來的水晶球，來自於登高望遠的大視野。「港人治港」，絕不能異化為缺失國之大者胸懷的理由，凡事只考慮眼前、只看一港之小利，而忘了一國之大局大義。

其三，故步自封、怕事避事心態。所謂恆常機制就是合理的嗎？起步就錯的程式不可以見錯就改嗎？還要一步錯步步錯嗎？香港公務員是一個超穩定群體，滿足了人們對體制的所有幻想——「錢多事少離家近」；香港的管治理念是一個超穩定狀態，對英國人留下來的東西不願改不想改不敢改，香港幾乎成了英式管治的「活化石」！「恐龍蛋」。回歸之後香港納入國家治理體系，離心思維應轉為向心思維，管治理念也應因形勢變化而求新求變。「兩制」豈可成為某些人抱殘守缺、不思進取的寄生體？！更不是利益群體逐利避責的防空洞！

媒體人指：當市民的經濟訴求得不到有效解決，就可能轉變為政治訴求，從而形成反體制的暗流。這可能是香港近年政治環境不佳的一個重要原因。如果今後還不能解決這個問題，香港政局還將暗流湧動。

香港也需要一場「港版的改革開放」，改革不合時宜的舊理念舊思維，開放心態、開放胸懷，以國之大者成就真正的大香港。

春水騰霧浪滔天



市井萬象
新華社



近日，隨着黃河上游冰凌消融，位於秦晉峽谷的黃河壺口瀑布水量增大。遊人紛紛前來觀看「一里壺口十里雷，春水騰霧浪滔天」的壯觀景象。

春之繁華



人生在線
盧安

今年香港早了好幾個月。只二月的一天夜裏，才終於扎扎實實地下了一場大雨。這場雨救活了大半個春天：樹冠有了綠意，木棉、杜鵑也由盛到頹，只是少了往年回南天漫漫的水汽，似乎減了幾分艷色，這嶺南的春天也不那麼濃重而浩大了。

往後又是少雨的一個月。節屆清明，翻看天文台消息，仍說無雨。

清明前日與友人一道再行嘉道理農場。平日工作疲累，雖然一路沿着極低難度的車道上山，仍是又喘又暈，終於在近山頂的一處路旁癱坐下來歇息，朋友則只管向前衝。追着他的背影望去，一片巨大的綠色脹滿了我的眼簾：他身前高大的山體，被蔥蘢的草木所覆蓋，如同一塊屏障，龐然森嚴，泛着春天特有的、深淺不一的綠。在這蓬勃的春色裏，他變做了一隻細小的影兒，難以找見了。

香港的冬日遠稱不上蕭索，自然界的「生死循環」並不顯著，但面對突然襲來的春意，

仍教人動容。只是仍沒有雨，這春意還能堅持多久？

第二日清明正日，過海到新界訪友。幾日前，他們的孩子剛出生。下了東鐵，天空飄起了細絲一樣的雨，涼涼地散在臉上、手上，心裏很是高興，覺得周遭的山也變得水潤，有了生氣。

到了朋友家，吃過午飯，我坐在沙發上翻《詩經》，給孩子想名字。客廳外互着一片山，林木不太茂盛，但有兩棵樹綴滿了淡色的花，也不知叫什麼名字。落地窗開着，風攜了水氣沁進屋裏。感到有些涼意，要了件外套穿上繼續翻書：「祁」、「芃」、「萋」、「藜」、「灼」……書裏也滿是草木茂盛的樣子。

山裏有鳥鳴，偶有幾戶人家提高嗓門說話，聽得分明。不知覺就暈了，在沙發上和衣睡下，一覺醒來名字仍未有眉目，有些愧對孩子爸媽。但想來這好時節誕下的新生命，隨便

應景起個名，也不至於太難。最後總算是找到一個好聽的名字作備用，便回了家。

餘下幾日也不再安排別的活動，只是靜息。天朗氣清、物和景明——這畢竟是一年中我最愛惜的時節之一。但在過去，對這節日的印象非常淡薄，直到有一年回母親老家給外祖父上墳。

那時清明剛成為內地的法定假日不久。外婆領着我和母親從鎮上來鄉間，一路穿過田地、溪流、竹林、農家小院，才來到外公墳地。平日埋首苦讀，忙於學業，不曾在春天放假外遊，這一天才發覺四周景致的青綠可愛。外婆清理了墳墓周遭茂盛的亂草雜木，又爬上墳頭掛香，手頭一邊做着，嘴上一邊和外公說話：「今年清明都放假，我們把人都來看你了。這些樹子還長得好耶……」我們接着便按儀倒酒、磕頭、化紙。

對死和毀滅，我有着本能的恐懼。孩童時因看科普節目得知地球亦有大限，夜晚竟在被

窩中哭起來，所以上墳這一念死的活動，自然不太情願參加，何況過去清明無假，總是在春節祭掃，山寒水冷對着荒草孤墳，不是件令人期待的事。

但那一年清明祭掃卻不同了。「死去何所道，託體同山阿」。面對着葬在春山裏的外公，我第一次感到一種希望和永恆的確信：眼前這周而復始的春天的繁榮，他想必就在其中。

去年清明，買來艾草和糯米粉，又費了很大力氣親手熬了豆沙餡兒，做了一些青團。這是江南的時令點心，蒸過之後變成深綠，透着芳草香，小小一顆像是凝聚了春天的生命力。我用它來作祭品，遙祭了祖父、外祖父。

今年格外操勞，未有遙祭兩位。不過巧的是，清明節與復活節，兩個紀念生命的節日，撞在了春天最繁華的日子裏。這繁華裏有每一個生命。